

## 自序

這四年來隨心撰寫的文字、繪畫、攝影，主要關注的是生活的感受。

我不喜歡回想過去，所以亦不想為任何回顧而記錄。

時間繼續溜走，文字圖像在褪色。

對於將來，我們不必要作無謂預備，只有現在最真切。

我要現在的我，感受現在。

而只有文字，只有圖像，才能協助感覺遲鈍的我凝固此刻。

由你到妳，生命在起伏裡旋轉著，帶來卻是無法預料的平靜。

因為你，我才會創作，並尋回人生一些微小的價值觀；

因為妳，我才會感受生命，並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

你是，我的丈夫；

妳是，我的女兒。

我們都不善於表達，不善於溝通，甚至有語言障礙。

在殘酷的社會裡行屍走肉。

我們狂妄自大，瀟灑不羈，沉默寡言，

風趣幽默，思想幼稚，不修篇幅。

我們要用

既簡單又繁複的線條，

既老練又純樸的思想，

既斑斕又沉實的色彩，

既寫實又無聊的題材，

既溫柔又粗野的感情，

去感受生活。

將精彩的人生變得徹底普通。

— 二〇〇五·我和他的平凡生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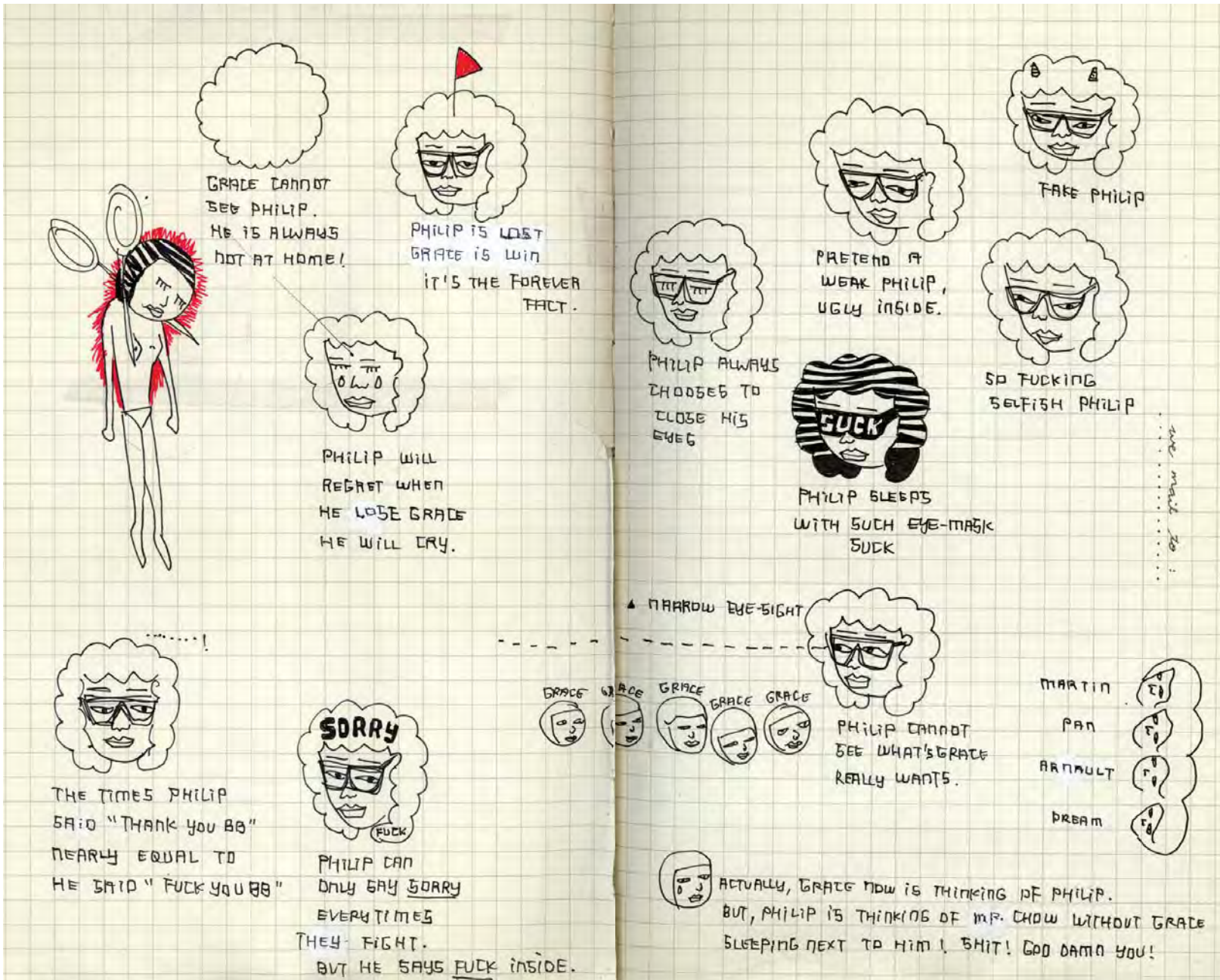


i love you,  
please treat me as well as you can,  
please kiss me before you go,  
please think of me when you are working,  
please hug me before you sleep,  
please call when you miss me,  
please love me while you live,  
please remember me when i am not beside you,  
please hold my hand when i am angry,  
please care for me when i am looking at you,  
please look after me when i am in pain,  
please don't lock the door when i am alone,  
please make love to me when you feel love,  
please help me when i need you,  
please stay with me when you feel temptation,  
please be with me when i die,

grace

我生氣了，怎麼辦？

你還在熟睡，我想把你殺掉。





感覺有點悲傷，心痛，無奈，不安全，不快樂，  
說話變得浮誇，虛偽，不真實，不美麗，  
世界也黑暗起來，  
空氣也混濁起來，  
我也變得煩燥不安，  
其實你和我都是騙子，互相搗亂彼此的生活。

當失眠時我想，

打爆房子裡的冷氣機，撕爛家裡的衣服，

把自己的頭撞向牆子，推倒房子裏的櫃，

打碎廚房內的玻璃杯子，打人，寫信，跑到街外，喝啤酒。

但最後，我只是，

上了互聯網一陣子，洗了一件有污漬但只可乾洗的襯衣，

去了三次廁所，進出房間八次，

打了一個沒多說話的電話，坐在開了門的雪櫃前一會兒，

喝了半杯開水，點了一根沒有抽的香煙，

看了半套電影。

再過一會，天光了，我會很難受的。



能羊



你說的對，不要胡亂說不忠誠的寒暄。

我再也不要說如此不負責任的話。

討厭自己說過的無聊話。

給了數十元，別人替你按腳一小時。

服務員按腳時，我坐在有獨立電視的豪華座椅，旁邊還放了水果盤，  
不適應，不自在，不太像我們。

看著她在按我的腳，我顯得有點尷尬，有點卑微。

浴場的服務員替我取牙擦，塗牙膏，拿毛巾，還替別的客人弄乾頭髮。  
男的那邊更甚，

服務員用衣架掛起那條穿了一整天的內褲，  
還替他擦那一雙污黑的布鞋子。

它只是一雙從不清潔的 Converse，不適合得到這待遇。

可能是服務員的服務守則，也可能為抓小費。

愚笨的我們，小費一點也沒有給他們。不適應當豪客的姿態。

或者，是否應用錢去換取這些待遇。

這裡不適合我們，我們不適合這裡，

但仍開心能跟舊朋友坦蕩蕩的傾偈，睡覺。

我只是假設自己去了一個成人的宿營罷了。

他說，但願我們從來都沒成長。

住在村屋，

家裡一定要常備電蚊拍，否則必受蚊蟲滋擾。

天氣好就要上屋頂拾樹葉，否則去水道不能排水。

下雨天會漏水，要有水桶及毛巾等設施，否則水湧到屋內會停電。

天台門窗要鎖緊，否則鄰家的婆婆會突然拉開偷望我家。

天井窗要常關，因為地下的狗有時會在深夜吠不停。

廚房內不能有漬水，否則會有蚊產卵。

夏天時，廳太熱，因為沒有冷氣設備。

太近媽媽，所以經常想起她。

太遠，所以懶惰。

風球掛上了，卻感受不到風的威力，連雨水也不多。

屋外的小樹林，靜止著，

不對，是很微弱的擺動才對。

對面的年青人，拿著碗筷，在露台看著我。

那刻，我用緩慢的手勢在為他熨衣服。

窗邊吹來毛毛雨點，打在我臉上。

我留意到，今天屋後的小樹開了白色的花。

昨天粉紅色的，已經凋謝了。

就連掛在露台的紙燈籠也掉在地上，

它們都過去了。



媽媽其實不愛做飯，怕弄得不好吃，  
所以我替她安排了盤菜作團圓飯。  
可惜哥哥們不愛吃，盤菜剩了很多，  
媽媽看來不開心，  
腳痛起來，她坐在一傍用藥油擦腳，  
卻又給爸爸囉嗦了幾句。  
今天她沒有弄茶，沒有弄生果。  
我想逗她開心，吻著她拍照，  
希望她開心，  
她笑了，  
只可惜我不是哥哥。



晚上，我們回家點燈籠，  
希望我們永遠都像小時候一樣，點燈籠過中秋。  
天氣不好，月亮不見了，  
地很濕，賞月散步的人很少。  
我們在天台，嬉戲了一陣子。  
蠟燭燒完了。  
睡覺去了。

媽媽跟爸爸是盲婚啞嫁的。  
她是一個純正的潮州女人，凡事逆來順受。  
她勤力，她堅強，她善良。  
她嫁了給爸爸以後，十年都在家鄉服侍祖母。  
跟著往後十年，來了香港服侍爸爸。  
再跟著往後十年，就服侍我們三兄妹。  
然後這十年，又要服侍兩頭可惡的小狗。  
她老了。我會用力保護她，愛惜她。  
其實，我很喜歡媽媽。  
就是喜歡她的單純。  
希望天天都能看見她。







媽媽家裡有客到，怕小狗的吠聲太吵耳，只好把小狗送往我家一回兒。  
小狗跟我們說話，而且說了很多。我們大概都明白她的意思。  
她應該喜歡我們，但她更喜歡媽媽。  
最後，客人走了。她獨個兒衝回媽媽家。  
但是她不懂按大廈密碼，推門，按升降機鈕掣，  
用眼神哀求我們協助而已。



今天晚上，她沒有在鐵閘邊歡送我們。



坐巴士的旅途中，女孩子倚傍著男孩子的肩膊睡覺，  
是多甜蜜，多美好，多浪漫。  
可是，男孩們總是投訴我的頭太重，  
而且，愈熟睡，頭就愈重，他們的肩膊負荷也大了。  
那天晚上，我們一同坐巴士，並一同打瞌睡，  
我的頭不由自主地以垂吊的形式睡著了。  
可惡的姿勢維持了二十分鐘有多。  
由於頭確實太重，醒來時，疼痛不已，脖子給拉傷了。  
「你為甚麼不倚傍著我的肩膊來睡覺？」他問。  
我說：「你的太矮了，我想，同樣會拉傷脖子。」  
那刻，他仇視著我。  
最後，脖子及背部的腱都拉傷了，微微腫了，疼痛繼續。  
還是要靠他替我推拿二十分鐘，安慰兩句，警告一次，  
才能康復。多謝。  
我終於明白我的頭顱的確比常人重，對不起。



他就是我的梅花鹿。應該是沒有角的。



我們要幸福，首先要健康，

每天要兩份生果，三份蔬菜，一小時運動，

八小時充足睡眠，七杯白開水，大便一次，繞呼拉圈二百下，

正確坐姿，談心一次，保持輕鬆心情，開朗笑容。

還有，包容他的壞脾氣，在不高興時說髒話發洩，

與鄰座的同事保持嬉戲狀態，不要為學生的懶惰而動氣，

路過涼茶店喝五花茶，坐巴士時發白日夢，

跟喜歡的朋友胡說八道，再說聲我愛你。

每天早上向天空說聲早。



他們的表演很好，歌迷的反應很熱情，

他們今天晚上搖滾得像顆星。

不知道外面的煙花漂亮嗎？



家裡魚缸的混濁世界，已經到達無可接受的情況。

水草枯了，魚兒死了，兆頭好像不太好，

還是把它整理好，因為我想跟他歡天喜地，對嗎？